

程子

穆參軍集

癸丑九月十八日校越日再校兩本均仁和吳伯宛所藏章式之記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穆參軍集三卷附錄遺事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穆參軍集三卷附錄遺事一卷

宋穆修撰修字伯長鄆州人蘇舜欽集有修哀文稱其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而集中上潁州劉侍郎書稱某以大中祥符中竊進士第邵伯溫易學辨惑亦稱修為祥符二年梁固榜進士宋史本傳又云真宗東封詔舉齊魯經行之士修預選賜進士出身所述小異似當以自敘為確也修初授秦州司理參軍以伉直為通判秦應所誣構貶池州再逢恩徙潁蔡二州文學掾明道元年病卒宋人

皆謂之穆參軍從其初官也修授數學於陳搏先天圖之竄入儒家自修始其文章則莫考所師承而歐陽修論尹洙墓誌書謂其學古文在洙前朱子名臣言行錄亦稱洙學古文於修而邵伯溫辨惑稱修家有唐本韓柳集募工鏤版今柳宗元集尙有修後序蓋天資高邁沿溯於韓柳而自得之宋之古文實柳開與修爲倡然開之學及身而止修則一傳爲尹洙再傳爲歐陽修而宋之文章於斯極盛則其功亦不尠矣據蘇舜欽哀文稱訪其遺文惟得任中正尙書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昌

墓誌蔡州塔記四篇不能成卷祖無擇集有修集序稱其遺文於嗣子照得詩五十六書序記誌祭文總二十次爲三卷其序作於慶曆三年所刻詩文之數與今本合蓋此集猶無擇所編之舊也王得臣塵史述史驤之言譏其作巨盜詩以刺丁謂爲有累於道考邵伯溫辨惑載修於丁謂爲貧賤交謂後貴修乃不與之揖謂銜之頗爲所軋修集中聞報自崖徙雷一章卽爲謂作則驤所謂累於道者病其挾私怨耳然其詩排斥姦邪尙不致乖於公義未可深非又葉適水心集譏呂祖謙宋文

穆參軍集提要
鑑所收修法相院鐘記靜勝亭記二篇爲腐敗麤
澀亦言之已甚惟第三卷之首載亳州魏武帝帳
廟記一篇稱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顯盛大之
業於來世又稱爲帝之雄使天濟其勇尙延數年
之位豈強吳庸蜀之不平又稱至今千年下觀其
書猶震惕耳目悚動毛髮使人凜其遺風餘烈又
稱高祖於豐沛光武於南陽廟像咸存盛德弗泯
其次則譙廟也云云其獎篡助逆可謂大乖於名
教至述守臣之言有吾臨此州不能導爾小民心
知所奉是亦吾過云云顯然以亂賊導天下尤爲

悖理尹洙春秋之學稱受於修是於春秋爲何義
乎自南宋以來無一人能摘其謬殊不可解今承
睿鑒指示使綱常大義順逆昭然尤足立天經而定人
紀豈可使之仍廁簡牘貽玷汗青謹刊除此文以
彰衮鉞其他作則仍錄之用不沒其古文一脈葦
路藍縷之功舊本前有劉清之序佚而不載今從
龍學集補錄遺事一卷不知何人所編亦附載備
考諸家鈔本或稱河南穆先生文集或稱穆參軍
集祖無擇序則稱河南穆公集參差不一今考文
獻通考以穆參軍集著錄蓋南宋時通用此名今

從之焉

穆參軍集提要

穆參軍集提要終

東陵方功惠重校刊

穆參軍集序

積於中者之謂道發於外者之謂文有道有文然後可
以爲君子道有用舍文有否泰然用舍否泰在命不在
道與文也君子不以其命之窮而輟於爲道道之不行
而不廢於學文故雖身危於當時而名顯於後世者繇
此也河南穆公諱修字伯長天下人也少舉進士有名
廣場中眞宗封泰山年詔齊魯諸生以經明行修公實
在其選越三年就銓調補泰州司理叅軍居職以直自
任無與合者人皆憚忌卒誣之罪遂貶池州再逢恩徙
潁蔡二州爲太學卒不復用明道元年秋九月終於家

如公可謂命之窮道之不行也已而未嘗廢文大凡有
作莫不要諸聖賢而立言合諸仁義以爲質平時所見
於簡策者殆踰數十萬言時人得之且愛且學及公之
沒無擇求遺文於嗣子熙得詩五十六書序記誌祭文
總二十與無擇所藏增多詩一十二書序各一從其舊
友而求之往往知愛而不知傳故無獲焉姑類次是以
爲三卷題曰河南穆公集云時慶曆三年春南康祖無
擇序

宋史列傳

穆修字伯長鄆州人幼嗜學不事章句真宗東封詔舉
齊魯經行之士修預選賜進士出身調泰州司理參軍
負才與衆齟齬通判忌之使人誣告其罪貶池州中道
亡至京師叩登聞鼓訴寃不報居貶所歲餘遇赦得釋
迎母居京師間出遊旬以給養久之補潁州文學參軍
徙蔡州明道中卒修性剛介好論斥時病詆誚權貴人
欲與交結往往拒之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廟成
知白使人召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
修爲壽且求載名於記修投金庭下趣裝去郡士謝之

終不受且曰吾甯糊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
宰相欲識修且將用為學官修終不往見母死自負櫬
以葬日誦孝經喪記不用浮屠為佛事自五代文傲國
初柳開始為古文其後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辭天下學
者靡然從之修於是時獨以古文稱蘇舜欽兄弟多從
之游修雖窮死然一時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穆參軍
慶厯中祖無擇訪得所著詩書序記誌等數十首集為
三卷

據錢遵王歲照宋抄本校

每半葉十行行六字按例於第一見記之
據汪吳亭歲抄本校源出明崇州堂
按州中錢本同加圈識氏留字皆誤筆

題依四格以下同

穆參軍集卷一

平陽汪氏未文長方印
歲書印

漢摩未文
亭長

書記
字之未文

詩

江南寒食

河南穆修伯長著

范陽祖無擇擇之編

江城水國春光饒清明上巳多招邀花陰連絡青草岸
柳色掩映紅欄橋歌調嘔啞禩吳俗髻鬟疎削傳南朝
誰憐北客歸未去楚魄湘魂唯暗消

送毛得一秀才歸淮上

江天梅雨晝蕭蕭送別愁吟白紵謠處士才高融未薦
騷人魂斷玉方招自傷樗驥心千里空羨溟鵬志九霄

酒罷征鞍迢遞去不堪回首木闌橈

其二

君歸迢遞淮西路我客蕭條秋浦城
惻惻相看復惻惻行行送別重行行
途中猿鳥哀聲斷馬上雲山遠碧橫
富貴窮通俱未決直傾樽酒沃離情

食魚

南有嘉魚異常趨四月期江天專伺至
烟網密爭垂乍戲汀蘋未初循水荇
湄競搖輕舫新艫寬罩碧漣漪占浦
搜深藻空波出素髭數頭餘玉赤質
二色類銀姿貨鬻斯為切鮮腴敢暇知
青錢邀價直華屋市新竒珠沫緣條

煦霜鱗逐刃隳扣顱瓊聚首剖腋錦分肌
味佐芳菘愜

香參苦笋宜羹甌融膩玉膾筋宵縷作
寒絲湘鱓非吾

偶河魴孰與夷薦新奚尙鮪稔毒卽殊
鱣鱸訝休官易

鯖嫌醒酒遲酒醒自當頻佐膳所惜易過時

魯從事清暉閣

庾郎真好事溪閣斬新開水石精神出
江山氣色來踈烟分鷺立遠靄見帆迴
公退資清興閑吟倚檻栽

送葛源之太和主簿

勿歎從卑位聊欣適去情愁風九月急
飛鳥一帆輕鱸斫江鱗活栝嘗楚釀
清歡一作權華莫回首寵辱正堪驚

送靈師歸吳

靈師殊可尚，頗不類浮屠。託跡雖依佛，留心獨喜儒。風塵倦京洛，水石憶句吳。破寺杉松老，南歸舊隱孤。

江南春

杜若溪邊待釣船，怨紅傷翠助鸕鶿。戰回春色青蒲劍，買破韶光綠苧錢。千嶂遠圍芳草國，一江晴浸落霞天。未知多感多愁客，何處偷尋甕底眠。

寒食

江邊又寒食，僮客柰離襟。恨滿王孫草，愁多望帝禽。雞毬輕薄事，歌酒宴遊心。盡付吳兒輩，唯知屏跡深。

江上送陳翹還五為

江上寂寥春酒晴，江邊萋萋春潮平。相逢未盡斗酒醉，相送又速孤舟行。篁竹窮鎖秋浦郡，烟波渺隔無為城。音塵兩地不千里，勿使負君金玉聲。

殘春病醒

風簾窸窣燕啾啾，臥對殘芳起鬱陶。乍困游車一作春，尙在未醒扶枕日。初高煩腸屢沃瘠，難解病髮慵簪。更搔欲為風光輕賦別，正無慘賴染江毫。

書事覺庵

惠澤涵濡四海同，微生曾莫預昆蟲。不參品物陶鎔外，

(一)處均空格

獨作窮人蓋載中，深窅已顛猶磷石。危茗將擗更摧風，
一家寄命嗟无地。何負明神與上穹。

和毛秀才江墅幽居好十首 并序

漿陽毛生有墅在宣城之南陵，嘗作村居詩十首。其
詩用律格，五言四韻，每篇皆同上一句。元和長慶來，
詩人多是體生之往還，躡而和者數人。暨移北來，出
以相示，予諷其篇而悅其事。既恨未得往從之遊，喜
用其韻而繼之，得以盛言生所居之樂。宣城實江外
之郡，而墅且在焉。因首用是句。

江墅幽居好，當門有水田。鳧鷖閑夕照，秔稻秀原烟。野

屐無完齒，山衣有敗肩。遙聞雙闕下，簫鼓樂豐年。

其二

江墅幽居好，南塘枕野亭。菰蒲顛風綠，菱荇蓋波青。繫
葦一魚艇，翹烟雙雪翎。相携二三叟，扶醉不曾醒。

其三

江墅幽居好，谿山數里長。徑通茶塢綠，門枕橘園香。藉
石還勝榻，聽松不讓簟。閑游驚里巷，自作隱淪裝。

其四

江墅幽居好，老農時歛扉。濁醪尤共醉，野話儘無機。山
雨欲到檻，竹風先滿衣。南谿秋更樂，稻熟又魚肥。

其五

江墅幽居好賓來定不愁酒醲新出壓魚活旋離鉤移
席追松影調琴和澗流陶然方外樂名教繫何由

其六

江墅幽居好柴關帶竹籬田頭餉耕後樹裡灌園時鄰
靜鳴秋織樵閑對野棋抵巇非我事大笑引蘇錐

其七

江墅幽居好何妨鄙事添神隨山父賽筮學野人占露
草牛羊喜秋霖黍苴嫌短墻衰柳下寒水半渠淹

其八

江墅幽居好名山對九華疎篁十餘畝古屋兩三家碓
下雞爭黍籬根虺逐蛙水邊閑送目獨鳥在秋槎

其九

江墅幽居好身如醉伯倫浮名拋可得荒宴罷何因酌
酌乘藍輦逍遙岸角巾人間莫回首容偽不容真

其十

江墅幽居好人閑晚最孤魚臨溪樹釣鳥隔水烟呼野
竹挂薛荔山花睡鷓鴣畫工能狀出差殺輞川圖

燭

一箔珠簾掩映垂二房櫳清染麝香校佳人盼影橫哀柱

穆參軍集卷一
狎客分光綴艷詩。禁鎖翠明初唱漏。宮牕紅短尙圍棋。
長宵且秉歡游去。無限風情見古辭。

過西京

西京千古帝王宮。無限名園水竹中。來恨不逢桃李日。
滿城紅樹正秋風。

賦催粧

嚴粧應在繡閨中。似鬪春芳拆曉風。試問天桃臨碧水。
何如艷質對青銅。

送孫立東游

詩筆知名曾苦刻。文章多難久漂流。睢陽縱酒黃金盡。

提劍東方暫一遊

村郭寒食雨中作江南體

寂寥村郭見寒食。風光更着微雨遮。鞦韆閑垂愁稚子。
楊柳半濕眠春鴉。白社皆驚放狂客。青錢盡送沽酒家。
眼前不得醉消遣。爭奈惱人紅杏花。

清明連土已

改火清明度。湔衫上巳連。芳辰來屬續。游事困聯翩。酒
帳經旬直。花司併日權。俠兒狂不足。猶恨促春妍。

合歡芍藥

薰風對折拆香心破。浩露雙滋粉面新。油壁車中同載女。

菱花鑑裡並粧人。皇英帝子鍾遺艷。琬琰宮姬託後身。
誰道獨呈芳瑞晚也。勝常調牡丹春。

故侯園

池館朝來瓦礫存。路傍看取故侯園。身早前便作荒涼計。
祇樹芳菲不樹恩。

送定師南游

營營學佛徒。皆喜訾吾道。憐師獨異羣。儒藝知探討。誦
詩三四章。往往見辭藻。玉璞在琢磨。不難成至寶。知予
本好古。身服仁義老。勤請送行詩。安足慰枯槁。別時汝
穎路。涼葉驚秋早。南遊何當還。江潭無限好。

送人至邊寨

豈憚河湟遠。男兒效主恩。窮邊人不到。孤戍自分屯。馬
放胡沙暖。烽傳塞日昏。軍前初謁帥。戎服走轅門。

巨盜

嗣皇登位始凝旒。巨盜尋并相印收。漢室有靈誅賊冀。
舜庭無患放幽堦。獫狁豈稱周公任。豺虎猶寬巷伯投。
願斬都衡謝天下。不然何用正皇猷。

汝陰偶書呈一二知己

汝陰窮掾計何疎。四十無成坐諷書。不務功名師掉補
闔獨將仁義守。籛廬敢同賈傅希。前席况異鄒生託。

後車塗泥諸公時一醉等閑猶且忘歸歟

除夜

燈前清淚落衣間守歲分爲客是閑老母今春年七十
壽觴爭忍對慈顏

城南五題

郊步

野水岸邊逢草歇平林烟畔逐花行雨晴南陌塵埃死
倍覺風光奪眼明

獨遊

水曲林幽獨杖藜郟筒香入亂花携輕肥不得尋春意

動要笙歌逐馬蹄

貴侯園

名園雖自屬侯家任客閑遊到日斜富貴位高無暇出
主人空看折來花

朱亥墓

閑登朱亥遊俠墓却望梁王歌吹臺臺上墓邊芳草綠
游人心事立徘徊

玉津園

君王未到玉津游萬樹紅芳相對愁倚金鎖不開春寂寂
落花飛出粉牆頭

分題低五格下同

燈

杳杳有時當永恨，依依何處照閑眠。
靜臨客枕愁寒雨，遠逐魚篷耿暝烟。
纖影乍欹還復立，冷花時結不成圓。
銷魂猶憶江樓夜，曾對離觴賦短篇。

登莒子臺

莒國丘壠在，莒臺荆棘深。
憑高一極目，懷古重傷心。
平楚蒼烟暝，遙峰白日沉。
誰論客懷抱，灌木自悲吟。

希言官舍種花

纔初看君栽小園，已報新花着桃李。
感時睠物情何多，發咏長篇託興比。
為言桃李富華實，君子盛德尤所似。

萋萋相倚臨芳辰，輔導春功如宰揆。
旁有百卉爭妍舒，特煩化匠施剗劖。
刻縷也誇紅鬪紫亦可憐，各事繁華一時爾。
繁盛寧將此花同，令人慕翫狂不已。
羲和奔御催春歸，祇得啣盃且歡喜。
君看灼灼枝上英，半襍泥塵成落蕊。
盛衰不獨草木然，人事悠悠盡如此。

登女郎臺

臺前流水眼波明，臺上閑雲鬢葉輕。
莫把姑蘇遠相比，不曾亡國祇傾城。

其二

女郎名字本風流，好與州人作勝遊。
倘使此臺稱醜女，

汝陰城裏一荒丘

友人燒筍之約未赴

久約燒林筍何時會勝園未嘗清氣味每厭舊盤餐殘漸
痛烟犀老方憐露錦繁如何玉川子苦惜籜龍冤

別穀熟尉李七同年

騎驢登縣門屑屑復何言留館竺乾舍屢携梅福樽凶
荒岐路梗冰雪歲時昏明日別君去依然蓬跡奔

樊博士化州監鹽

鹽已非職况復極南之莫識州名化徒聞水涉灘樹
驚人面果俗駭鳥言夷去去惟強飯徵還歲可期

丙寅春雨

天地開春暉羣陰爭閉之行行二月路寒威切人肌淫
雨恣安凌虐淹旬下無時頑雲掃復墨合直向平地垂蒸人
其愁歎萬物皆瘡痍衆木有芳華摧沮不得施青苞斂
絳萼同向枝上萎民麥悲已病泥中聊參差嘉穀失播
種雖晴諒胡為蠢彼田中氓豈惟念身饑州縣責常賦
嗷嗷訴之誰幸不為盜起多應盡流離吁哉致此咎果其
咎安所尸悒悒窮巷士屏身伏茅茨讀書抗前古得失
心頗窺天理不難究可以人事知且欲上其說懼非已
所宜有職彼尙默未當僭汝卑勉汝無妄言言出禍汝

隨誰識此懷抱，獨自空嗟嘻。

贈適公上人

喜得師消耗，從僧問不休。苦吟成白髮，多病寄滄洲。道
 氣閑尤勝，書鋒晚更遒。相思二千里，阻別十三秋。六合
 勞生耳，休追萬事不。雲羅荒舊隱，知友落新丘。想歎歐
 生逝，應聞李氏憂。師曩授國子博士，李公深遇實與其
 子之奇相好，李博士去，予得無悼念。

尋思祇如此，畢竟欲何求。未即無言問，方期勿藥瘳。終
 為嵩少約，築室共夷猶。脩歛有嵩少之志，去將有
 期，因欲招師而借住也。

一百五日同周越，陳永錫遊吉祥會舍。

痛飲方期數百杯，尋芳何事又空回。花愁酒困春無着，

却訪野僧蕭寺來。

題李士言秀才別贈帕

蘭薰麝裊輕綃帕，畧許携持又索還。題破白雲深有意，
 要傳消息到巫山。

南陌

南陌一雨後，東風三月天。張張殘花亂芳草，輕絮散春煙。景
 色真愁絕，歡悰重棄捐。張張俵有餘恨，醺醪詎能蠲。

雨中牡丹

萬金期勝賞，三月破穠芳。妬忌巫娥雨，摧殘洛苑香。怨
 啼甄后玉，寒出貴妃湯。掩斂無聊極，誰來替斷腸。

思邊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園綠草飛蝴蝶今歲何時妾憶君
西山白雪暗秦雲玉關此去三千里欲寄音書那可聞
聞報自崖徙雷因成一章

從來崖貶斷還期間徙驚雷衆共疑却訝有虞刑政錯

四凶何事不量移

秋浦會遇

并序

大中祥符五年爲海陵郡司理參軍居職以不能俯
仰自全不幸爲奸人所伺誣構以事因被罪南謫爲
池州參軍貶斥中且聞所天之艱朝廷以罪犯不許

序頂格

奔喪窮冤悲苦生人所無寄一室於浮屠宮闔戶日
日外絕往還留歲餘遇赦聽以所釁聞將示之宥俱
待命者有前泗州錄事參軍清河張木亦受譴來是
州前赦一月至與之俱泊比接旣相弔語且悲且歡
張君簡篤有文信義人也自是游處以日兩盡欵慰
若忘窮否之爲爾予自至以艱憂中目不能視文字
矧爲聲偶之辭乎逮此竊有北歸望且感張相遇憂
患間因思非言無以道厥事聊用拾之爲長詩一千
二百言匪以言詩也悖憤悒之辭也池州古秋浦地
命爲秋浦會遇詩云

齷齪幽遐地，栖栖會遇人。窮愁難理勝，羈旅易情親。豈
 意當漂謫，茲諧卜並鄰。温温窺表粹，晏晏奉嬉嚙。直道
 談端闢，橫流語下堙。綺文何斐疊，瑰行亦璘玕。敦分初
 投漆，交言乍飲醕。操心忠義合，開口肺肝陳。共昧隨時
 理，俱成迷患因。禍來非造次，語及自酸辛。衆奮漂山舌，
 孤縻坐獄身。詆誣惟膈臆，鍛鍊止逡巡。囚任棺桐躍，寃
 寧斗劍伸。君牽一作成狼翟，張君之寃由翟滔者我患
 構姦秦。秦應者本以嶺南小吏承攝州縣久而得真論
綱之譖以予嘗輒慢之會守郡者疾病諸從巧縱銛刀
事皆他適得久專郡事遂與其下構予之禍筆幽爭調鬼神。精誠懷皎日，悲憤貫高旻。素誓端清檢，

期無取玷淪，斬芻嘗鼓篋。臥稿先書紳，側壁疑曾辨。鉤

金法所循，得情奚示喜。伏念不忘旬，粗評詮去三章直。

何辭一馬貧，決曹誠自任。今之司理參軍司舉仰誰論。

錄事參軍唐亦膺破藏姦柱，綱埋剪暴輪。存心固慨慕，

有位敢希遵。驥驟程初發，虹蜺氣未振。涅磨圭失色，萋

非錦增新。肯或奇虛刃，翻成害實賓。木招孤秀伐，珠綴

闇投嗔。跼蹐同非聖，敦犖衆忌洵。棘心終妬蕙，蓬首不

羞螭。冶媚皆狸貉，跳梁並狡獪。不無嫌虎據，的是惡鷹

隣。合力邪攻正，連謀偽訾真。蠅聲移枯樹，渠列蟻漏墊

嶙峋。抵玉為凡礫，摧松作弊神。椎埋智直墮，排陷堵潛

填沙鄰卑濕終投誼愁憂遂放均籲幸賒蓋幙照覆隔

蟾跋流落窮山崦夷猶積水垠望家惟賈泣向國祗低

顰艱毒天崩杞諱中聞朝邑遭危歲在辰以丙辰歲正月至貶所

庭闈偏岷岵伯仲邈瓌璣媿未鴟夷死慙如渾敦器睚

盱搖尾獸宛轉曝腮鱗久歎棲遲郡尤居寂寞濱土風

傳細碎心事遭凶屯郭周援人烟簇野津賈檣通

勁越商颿吹徹甌閩谿婦收菰米村娃貨竹薪迴頭波渺

渺動足石磷磷再見來巢乙立鳥也頻聞入市寅虎每入市搏居

人滿林垂嘯狄當面走驚麕水寺傳將久沙禽漸欲馴

无無心從碌碌任意守諄諄早作慵泚盥宵眠儂歎呻机

淋閑筆格牕牖亂書筠舊葛那支暑貧匱莫續晨未嘗

游井開况復出城闈悒悒危腸潰昏昏病日曄梅蒸衣

醜黜瘴觸面鰲皴未免雞猜鶴徒希鵲庇鶉素娥娥求庾

悅碧鸛事韋詵詎識開三雅奚論指一困歡無官局事

病免府趨塵避路深藏拙忘機獨任純鳶輕饑鸞鸞鴛鴦鴦

誚瘦麒麟瑕謫連城寶驚疑照席珍泥蟠虬肆苦塗曳

蠅嘲頻機弛千鈞綮綮音剛推百鍊鑛愠憂宜悄悄讒

吠更猖猖漸豆多聞耳全膠欲語唇已甘鍾律啞難鬪

釜雷震平近歎非幸者還稱被譴臻堪持言自解姑以

命相詢頓覺窮通外殊驚得喪泯平豈煩懷魯汶并說

志岐幽茲共追隨日時逢景物春雜花明浦嶼細草染

郊畛音珍繡羽來穿柳粧鬟去採蘋畫船江汎汎銅鼓野

藟藟於切荷芰卷生渚蕪菁秀出聯音鄰叢暄茶正發秧

暖稻初勻遠步尋芳徑閑留坐翠瀕小蠻聊倒榼獨繭

暫垂緡烟杪聞啼魄沙壩遇祭獫道官披古碣僧閣凭

雕楯音循滯迹慚魚鳥梁蕭方等云吾嘗夢為魚因化為

優斯類良由吾歸懷謝茗尊後魏王肅事南朝好茗東

不及魚鳥遠矣又飲尊羹及北還又好羊

日酪或問茗何如酪誰憐秦逐客自恥晉縲臣學憶居州

里文曾力組紉曹倉祛秕稗任苑薶荆榛壯節輕宗慤

奇材轍十彬賦豪摘藻繪詩墨灑玳琳始角詞場勝爭

馳義轂麟戰痛知景陷盟手敢他按傳云涉他按衛侯

又七遵反勇俟邀圭爵功期取鼎茵鄉書先鶚稱省薦半龍

荀藝竊登廷試名叨擢帝宸闕嚴趨紫貝陛峻拜蒼銀

變化初飛壁壁挺和却在鈞三年紆選調一命就陶甄冗

驟司囹圄卑纜服瓊珉上寮非遂霸同列異超珣介立

傍無援陰排密有夤隄防雖小戇城圻亦多遜繳已能

傷雁罟仍未放麟踰年留異域肆會奉嚴禋仰問蒼蒼

理難窮蕩蕩仁良圖君未騁薄命我方湮蓬藿何當返

蘭荃自可紉看蔬調旨膳春稅給租緡寄傲邱名麥遺

榮野號莘退藏師李謚貴顯誚顏竣躡跡三高士追狂

六逸民耕臯營酒秫樵谷謝琴桐榭畚土封花塿誅茅出
果榛前音臻此音詵園中持鋤鍤林下設置罫至理鵬齊鷄浮
生菌等椿未甘捐糞土所幸曳絲綸南面同堯禹巖廊
卽甫申固應容一叟鼓腹得還淳

河南穆公集卷第一

穆參軍集卷第一終

東陵方功惠重校刊

河南穆公集卷第二

書

答喬適書

河南穆 脩伯長著

月日河南穆脩白秀才足下近辱書并示文十篇終始
讀之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來常見人言足下少年樂
古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敢輒輕信人說今遂果知
足下能然蓋古道息絕不行於時已久今世士子習尚
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跡而奔
靡有異塗焉其間獨敢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

衆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為迂則指以為惑謂之背
時遠名闕於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莫有附
之者其人苟無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持之不以堅則
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此而即彼矣噫仁義
忠正之士豈獨多出於古而鮮出於今哉亦由時風衆
勢驅遷溺染之使不得從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
信有志於古矣其書之問則曰將學於今則慮成淺陋
將學於古則懼不取名於世學宜何旨引韓先生師說
之說以求解惑為請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機反
學古於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寡非之者衆不得無惑

於中焉是以枉書見問某不才而棄於時者也何足為
人質其是非可否徒以退拙無所用心因從事於不急
之學知舊者不識其愚且憊或謂之為好古焉故足下
以是厚相期待者蓋感其聲而求其類乎可不少復其
意耶試為足下言之夫學乎古者所以為道學乎今者
所以為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行
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行乎道者
雖固有窮達云爾然而達於上也則為賢公卿窮於下
也則為令君子其在上則禮成乎君而治加乎人其在
下則順悅乎親而勤脩乎身窮也達也皆本於善稱焉

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爾而皆反於是也達於上也何賢公卿乎窮於下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無所悅乎親而脩乎身窮也達也皆離於善稱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為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為小人與其為名達之小人孰若為道窮之君子矧窮達又各繫其時遇豈古之道有負於人耶足下有志乎道而未忘乎名樂聞於古而喜求於今二者之心苟交存而無擇將懼純明之性寢微浮躁之氣驟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學識其歸嚮在

固守而弗離堅持而弗奪力行而弗止則必立乎名之大者矣學之正偽有分則文之指用自得何惑焉不宣
某白

上大名陳觀察書

觀察閣下脩嘗病近世以來文武異道將相異材為弊於時久矣古之所謂文武之道蓋一道也但治亂之用殊所謂將相之才皆通才也由出處之寄異未有不達權謀而名能相國者未有不明學術而名能將兵者則古之取將相也率由文武之道一焉近世則不然謂儒為文謂卒為武苟登之為相矣則不復寄以軍武之任

而曰此文人也不足語以武苟拔之為將矣則不求以
儒術之學而曰此武夫也不當責以文時既擇將相之
具不同人遂目文武之術為異時之所以不得其人人
之所以不盡其用其弊皆出於此乎脩嘗願識如古之
賢傑之人文究經綸武洞權變弛張諸物理動靜應機
會陽開陰闔與鬼神造化爭其功用無所施而不得者
如此之人逢其時運其才出入乎文武將相地使剛粗
匹夫號名主將者觀之聞之色死氣喪俯首聽命知將
帥之道不在於彼而在吾儒也豈不偉哉求之當今他
未獲覩唯服閣下之才德風畧於斯有年矣伏惟閣下

名極而望峻識淵而量宏視鼎甲之第於當年若掇遺
物之易蹈霄漢之衢於平昔如馳坦塗之速周歷清美
深集禁密言蔚典冊筆動雲雨當斯之時天下之人共
言閣下之文章真詞臣矣一旦奉明詔去內廷統將符
分廉問奠枕攸倚來藩北門命下之晨威聲四出當斯
之時天下之人又言閣下之氣畧真將帥矣天下之所
以稱之如彼者何如此者何非私言也抑以閣下之才
全能鉅無施不稱文德武備靡不在躬也附衆却敵靡
不如意也以是而天下言之爾然則雖古之賢傑復生
諒何以加此脩可不向風馳想氣激神竦求一識大賢

○處仙脫文

君子之風采忽不自知其貧且賤。羸糧躡屩來及魏都。亦既至止。復傍徨躑躅。不敢徑進。則訪謀於諸府僚。從事或有言曰。公性嚴急難犯也。或曰。公性深沉不測也。始聞之。甚懼且疑。徐念之。則悟以解。曰。彼言公性嚴急難犯者。甚非也。公方負天下文武之望。以賓接士大夫。為切務。顧肯肆嚴急難犯之性。損其容納度量乎。斯不然矣。彼曰。深沉不測者。宜有之。凡大賢君子。動作施為。皆不使人窺其涯畔。今方柄國重任。殿河朔上流。禮接邊鄰。鎮靜方域。非深沉不測。其何以制遠御眾乎。苟行事深淺動為。人料其孰曰大賢君子乎。其深沉也。則宜

矣。既以是解之。因從而語曰。夫深沉不測。則臨事好思。臨事好思。則心存默識。今公誠如是。則賢不肖進於前。必有所取舍矣。宜乎小人萌進。見萬一之望焉。敢用致書數百言於左右。以為請見之禮。俯伏檠戟之下。以俟進退之命。閣下賜與之見。則敢進。見實旅人寒士之幸也。不賜與之見。孰敢求之見。蓋羈薄之命。不獲遇於大賢君子之知矣。窮達進退。庶卜是日。敢不惟所命之。伏惟少賜憐察。幸甚。修恐懼再拜。

上潁州劉侍郎書

月日脩謹齋戒。擇日裁書百拜。有聞於密學侍郎閣下。

脩某竊惟哀矜惻隱君子之常心困迫饑寒小人之切患
 倘以小人困迫之患仰扣君子哀矜之心苟君子不聞
 則已其或聞之則必動於心大則必現於色見當為咨嗟
 慘怛憫而矜之雖未知必假之大恩與否其無拒絕弗
 顧之理明矣脩某是以不敢疑懼期得懇於府庭之下庶
 窮悴之迹少或布聞於左右如獲贖犯尊威之罪而難
 用默默自已者其勢與情誠危且窘也脩某死罪死罪脩某
 以大中祥符初竊進士第解褐為秦州司理參軍年歲
 且少心壯氣銳實不能與俗相俯仰謀為自全之道卒
 以是累一日挂於刑章毀官喪祿斥為敗具于今十年

初為池州參軍日屬所天奄歿朝廷以始得罪譴不許
 奔憂時國子博士辛公辛公即公之外舅也方為是郡哀其艱禍
 窮蹙特以事聞果允朝旨聽其北遷遷因獲生見老母稚
 弟於京師不然非辛公之力將以悲憂死諸江外常念
 辛公之賜厚矣脩某家園素來貧處歸不足以給養其生
 奉老母既茫然無依因即栖於京師亦無他圖以其都
 會之地平生舊遊游舊或時得逢悲其窮者輒有分濟至將
 丐四方大抵取塗似便以故久寓京師用不能出家雖
 寄託京城身常奔走道路老幼十口食於一身遑遑終
 歲且不能周其餐粥今春國家恩詔特下失職尤累之

人許以自新由是脩竊有祿食之望半年住京延伺一命雖室有十錢之物亦盡為薪米屋直之費無何二月之詔裁寢脩嘗與十一_二人同詣宰相_被告其下五人獨得從自新之典惟脩_某六人復置散地但脩_某受是命抑不敢不知幸焉文學掾古之美名汝陰郡今之善地守茲郡者復朝之重賢得古善地而事重賢信為幸矣然事有便於名而不便於實安於公而不安於私者雖聖人將不能以居焉脩_某昨日趨府之後退伏逆旅舍中所相親者唯形與影每念年高之親旁無兼侍計日所食殆絕而莫續念之至此則不覺心目俱斷涕霑於襟將為

之奈何因自謂曰憂思無益也今為孤親之計莫如直以誠言於旌旆之下使重賢君子察而知之然後乞告歸養以慰倚門悽悽之望將無不可者故官無職事所守_俸富不救於口腹穎_上昔未嘗遊足無可及之門是乃真_人羣中之長物爾久留此將不難死於窮餓一身窮餓而死可也如老母何如幼稚何是以不得不以誠而自陳所為_謂以小人困迫之患扣君子哀矜之心識者必不謂之逆理而動惟寬明仁惻矜而察之優而容之不加大罪則生死幸甚情志殞迫辭_無緣飾干冒尊聽憂灼失措脩_某再拜

上監判邢郎中書

邢

月日官脩某謹拜手書於監判郎中執事脩為兒童歲多依外門祖氏家由是得服執事之名八矣逮十歲許從先君官南北則不常其居年已長卽入舉子場干時求進為人事羈束皇皇汲汲至於今不獲二拜盛德於左右往年見先君聞執事拜官寵澤優渥時謂脩某曰昔日汝外王父屢與吾言及其僚友家子弟敦偉可器異者獨曰邢君久遠職位不同吾輩幸記之今誠驗其語汝外王父可謂知人吾為太學生時亦嘗辱與邢君游他日汝見之必脩子姪禮小子奉是言不敢遺忘於時脩某

方再舉於有司雖一名似失所望其後選授秦州司理參軍區區曹掾未終秩而釁禍繼作所天奄喪艱苦無訴去冬適自南歸一家貧寄京師薪米不給老幼數口嗷嗷待哺相視未定旋奔走於外以謀其食越春涉夏無時少息所以未遑進某見於執事者蓋此也近日思京城都會之地苟無俸入儲蓄之備未易久居方謀今秋將家還汝上鄉里葺先人故田以奉老母之膳養因自為息身之計既如此卽望執事之門愈將無及矣重念先人忝執事疇昔之舊不能當此時一請見門下是自取疎外於長者而不行先君往歲之命也前數日竊不量

度遂造於門館既獲以名通伺命遷延間蒙執事辭以
他故傍徨引退愧生於顏歸自思之曰執事所以拒而
不見者責其進謁之晚故也執事其實未嘗察知亦宜
乎責之以晚也脩崇又豈敢以不見望於執事雖然苟默
而不以言自辨辯其所以進謁之晚之故則是終得罪於
長者足以為恥今盤桓忸怩數日而復進其言庶幾執
事覽其言而盡賜察知或哀以故人子而命之見則復
敢以見如不命以見則終不敢見惟執事量之亮不宣脩
頽首

序

唐柳先生集後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
始用為勝而號雄歌詩道未及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
能大吐古人之風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襍如韓元
和聖德柳平淮淮西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密制述如經能
峯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先生之文則誰
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
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志字失句獨
於集家為甚志欲補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
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

暇持獨齋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絕外文始幾定及久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真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爲八九大篇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與書字甚樸不類今蹟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剝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舊錄爲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者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旣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則求踐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所敢知也

送李秀才歸泉南序 詩附

景德四年與泉州進士李君相識於京師游處且久於時予與李君俱少年有壯心操紙筆入都省應主司之試躍躍有矜負之色窺科級進士自期待者甚銳明年春不幸則皆無成以罷後月餘遂各去京師而歸其居地旣遠且絕不相聞知如是別者十一年始復會於京師得一舉酒而相歡對一語及往舊事悅焉不啻如夢面老而心衰則相與皆然也予中間雖僅成一名今

又失其祿食子則猶舉於進士場中嗟乎予與子向之嚮志願百莫從其一二而意能度十已亡其六七信乎人物於天地間甚易老且死耳別十一年而一相聚顧昨之少壯忽已彫耗今聚未久而復別別聚苟又加如是知他日之相視復不如今晨辰之視昔時也必矣今子別別我而歸我眷眷不能已者其以故人也其俱不得志也其相遠而難相聞也其會之或賒於前也其將為之奈何且請序情而歌事以為子送詩云
閩越子所家告以歸期征別語黯將發憤氣行鬱已志盈男兒志未就口腹常不營胡為京城中日與芻豢爭

隋河二月路柳色傷遠行十千大梁酒金罍為君傾酒
酣微悲歌眾坐皆聳驚去矣丈夫別安事兒女情
張君字序當

春秋之法書字為褒有以知君子之尚其字也然則古之名與字必相配字者所以表其名也清河張君始字友直猶以其取義未安也而訪之僕辱其久游不獲讓為一作焉徐思之因請更字曰元膺方前字於義為洽而又正與名會且元為善長善則仁義統稱士能膺之行孰大矣張君以辭學累舉進士始得明之定海尉祿雖卑才不踰一作其字職與其位甚尊而才甚愧者孰賢愚

焉。予既爲述其字，又以勉其行，故爲之敘。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

爲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之者，其長之所專也；從而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於公，有悖於理，知而必言，此已所可爲爾。言而必從，豈已之所能哉？苟上無必從之道，則政有必失之患。爲其佐者，罪先及之。故曰：爲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也？曰：盡其職而已矣。居上者賢，已當公而輔之；不賢，已當直而正之。輔與正，非已之職歟？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乃有之矣。于其職也，實無愧焉。今之從事於二者，或莫率是道，不涉

於欺，則陷於隨。居上者，其人果賢，其政果明，是宜順之於下，以成其美。已則曰：我爲人佐，遂能無一言爲之損益，吾何以食其官？卽強言白黑，以紛亂之，此非欺而何？居上者，其人果不賢，其政果不明，是宜直之於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爲人佐，言不吾取，事不吾專，力與爲敵，徒速悔戾，曷若附離唱和，取容免責，苟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旣不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唯職所宜而已矣。魯君以辭學中名，自邑佐而游郡幕，皆有所稱。今得復佐於南海，南海際南之鉅府也。方聞其長，則天子諫臣賓僚屬當獎正與直，用

是知志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於理，予見南海之政，獨追於古，而荒夷之民，大浹其惠也。

送李秀才應陳州舉序

陳許於京師，猶唐之視同華，實四方藩輔之府，來鎮其地者，常自大官出，故每貢士歲進士，獲送名於書者，其榮與王府偕。上之四年，太傅隴西公領陳之二年也。隴西公之賢，時莫不聞，禮才接善，博收而廣納，不以位望驕物，四方之士走陳而獻藝，求願日伏於門，進士李生諷前一年嘗自蔡往，以其業修，請謁禮，一見獲遇甚厚，自是復歸探學，尤至益有聞焉。今茲歲會，辟選舉，生將韞挾其技，舉於陳，同儕輩欲生留於斯者，或解以它語，予謂李生是舉，往得宜者三焉。隴西公喜能樂善，固材駿所歸，地首藩輔，其名躅易發，而光且復聞，舊貫在焉，有是三者，可無行乎？其戒子僕，其秣子駒，吾將餞子以壺，而送子諸塗。

送呂公初序

爲善汲汲於報，報未至則更而去之，未哉！學者能顯窮一致，蹈道自樂而不變，庶幾君子之志者耶？與其達而安，不若困而固之之難也。公初生於儒門，庭聞道爲名進士十五年，僅然獲一第，後數歲始選得州參軍，日趨

汪本此枝行五十九字敗一枯未審何故

走塵土執職下賤事充充乎貌顏未嘗為可憐之意予知其道固於內外物不得間而入也不然豈免誹怨呻噓呼駢躍發於中而表之也歟居職踰年以家艱去之蘇予重其別先行以告曰慎無中廢則豐報且將及豈惟寬裕於賤用哉

送崔伯盈序

士困窮而篤於學庶民困窮而篤於利學卒利亦久且博哉或泰於交或數世而弗斬焉庶民日羸日陷若坳坎聚潦不注則涸故少息則怠及學之利也蓋異於是焉伯盈篤於學者也學三十年而益困未知所以為利

今歲詔罷舉妻死身病子單母寄海上思侍以孝之道用不能往因射宅州之無有無存者居諸橐將自潁川之伊洛赴中都浮苒蕩波龍藏泊過姑蘇入吳興出谷水寧省於東安少進於越抵句漏圖庶民之利者將行予慮君幹於貨而落于學故序庶民之道以告焉

河南穆公集卷第二

穆參軍集卷二終

東陵方功惠重校刊

河南穆公
穆參軍集

卷第三

平陽汪氏
歲書印

朱文長方印

訟修味文

河南穆 修伯長著

記

亳州魏武帝帳廟記

譙東有祠，巋然宅於衍之上者，粵魏武帝之祠歟。嗚呼！帝實此土人，始以諸生去仕，為吏則圖大畧，雄偉不世之量，屬炎運衰息，皇綱紊絕，海內震擾，羣雄並爭，帝於時得乘機奮策，嘯咤馳騫，乎其間，用能建休功，定中土，垂光顯盛大之業於來世焉。當帝之經營征伐也，袁紹父子據兵河朔，吳權蜀備內窺，中夏帝挾持漢室，抗力

三方慷慨興言則失彼匕箸從容計事則走人頭顱卒
滅袁而沮權備之强者惟帝之雄使天濟其勇尙延數
年之位得徐圖成敗其伐謀制勝料敵應變之下豈江
吳庸蜀不足平哉至今千年下有觀其書猶震惕耳目
聳動毛髮使人慄其餘風遺烈矧譙之舊邦祠堂在目
像貌如生里人事之敢弗祇畏前代帝王莫不皆有祠
廟秦漢以還首事之主得廟祀鄉里事著於時者惟高
祖之於豐沛光武之於南陽廟像咸存威德弗泯其次
則譙廟也赫然有豐沛南陽之迹焉此三君者皆由微
時仁恩長者爲鄉里人所愛後懷思其德共自尊祀之

遂傳於今不息也真宗皇帝車駕有事於亳宮之歲詔
增帝故廟而新之容像載嚴有焯其耀有以帝之明靈加
吾宋振顯其迹德用益興矣乎乾興元年春今樞密右
丞相清河公來撫於亳至之三日謁於祠下既退命左
右使謂邦人曰武帝廟享於此土久矣庇於爾民厚矣
水旱災害爾民請焉疾病疫癘爾民禱焉亳之士徼帝
之福不旣多乎今其廟與像則詔修之願惟殿內廊廡
帷帳之敝使埃壒入座延於冠冕爲闕孰甚吾將自出
私俸盡爲具武帝泊文明三殿之帳誠無爲艱如彰爾
民慢帝之咎以吾臨此州不能導爾民心知所奉是亦

吾過遂使告於爾民衆聞公言慚且喜曰毫民間鄙蔑有所知蒙帝之休罔識攸報為罪大矣今我公有言始克知過俾獲逃罪於帝之靈繫我公之恩是賜是賴敢不聞命即衆人請曰幸公皆許民營之顧不煩公也公曰吾本率將自具既思同爾民於欲不可盡專吾當與爾民共其事即以俸緡合民之用命工偕作未歲而三帳成即置其殿內有帳之號非緡帛是製而成以木者圖其久也其年十一月公承詔歸機密之地公在毫不滿歲而去既去之日猶始至之辰是歲毫人饑公至闕即上言得徙淮南數州廩米來貽一本作給毫人噫公之愛人甚矣使尋常有位者得聞入為天子近密委其民而去之雖草莽之不若又暇顧其饑哉公前居一州猶且勤勤為州人求福於前代帝王不懈今君為朝廷親近大臣其贊帝王治以福於天下之人肯又懈乎天聖元年二月日記

任氏家祠堂記

今上之元年尚書康懿公由參知政事出領太平郡居一年以齊國太夫人春秋益高至陳懇言求為本州以便其養詔尋從之於是復自鄆而即曹既至未期歲屬齊國艱憂公遂去位而以私館居則盡斥絕梁肉弗視

惟菜茹食以終日。公魁碩人也。至是頓被瘡毀。體軀不支。家人憂其憊甚。爭諫止之。乞稍進葷茹。以自持助。公曰。吾頃服從王事。有家靡居。左右承顏。情至闕違。今日得躬奉喪紀。敢尙不率。盡子道耶。皆不聽。越三月。竟以瘡毀甚。遂不起。嗚呼。公其可謂孝德有聞也矣。將終。願其弟令都官員外郎中師曰。吾年踰六十。壽不爲少。官至大府。位不爲輕。今得收其躬。以獲沒於先人之舍。亦已幸矣。然獨所恨者。不克及我之存。畢先塋事耳。吾俸賜之餘。力足以舉爾其勉之。唯速無緩。都官念康懿戒付刻切。時雖齊國在殯。求欲居廬守禮。斯亦不得。卽以縗

服晝而從事於外。始卜其阡於曹之南。近郭未及葬也。日往自視樹墓柏。或數千。疲心瘁躬。事以遽立。旣而治其第之側。隅起作新堂者。做三室而闢五位。前後左右皆有宇。以引掖之。華以丹刻之。飾六年春。某東行。見同年都官兄於曹。一日。目是宇而言。願我無以致孝愛於先親。先兄將以是升畫像而薦歲時焉。苟無述也。其何以貽厥。聞請以事屬諸子。某辱兄之命。不敢讓。乃言曰。茲宇之設。其近於家廟者耶。惟家廟事。自唐人脩尙舊禮。初復其製。時衣冠室襲行之。始著唐德。而旣往。旋又廢於五代之兵興。自是以來。將相文武之家。無復知言

此者增築第之盛則知患其不崇且廣終莫患其先廟之闕而不立古君子不敢以私褻交於神明故制器服立宗廟以祀其先祠示誠潔也今人既用常所器服而又祭之於寢蓋亦不知事神之道使士君子之祭疑於匹庶人之祭久矣倘非世蹈名矩率禮敦教一作之族其孰克思之其族維何其在康懿公之門乎康懿公姓任氏其門自唐後復泊五代晉漢周傳官不息以入國朝是興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諱載儀同高才偉識籍藉問鑑世德豐以約委羨厥後實有賢子五人皆齊國太夫人白氏之出兵部尚書贈左僕射謚康懿

諱中正其長子次中孚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次中行尚書兵部員外郎次今都官郎中也最季中立左侍禁閣門祇候供奉逮兵部皆先康懿並終今從享於儀同齊國左右儀同特立於中室以東室為齊國之坐康懿位西室而清河郡夫人張氏陪陪焉兵部供奉各處二側位其嚴慈之尊長幼之序煌煌儀像堂堂如生宗屬以之視瞻精爽以之憑附烝祠有所不潰其虔斯肅其神斯饗孝之至也禮稱有其財有其禮無其時君子不為也廟祀之事不作已久求矯行之必取世議時所牽制禮不獨伸則家廟之名既罔得而有其昭穆之位固無

因而列是以顯考王考神次不敢盡陟而時享合敘抑
有常焉矧按前代私廟並置京師今本不從廟稱而復
設於居里敢請號曰家祠堂者信適事中而允時義矣
噫家廟者豈不可復矣乎苟復之則已如未之復則斯
堂也於奉先之道得一時之禮矣

蔡州開元寺佛塔記

西佛氏法唱中夏為祀於中夏先王之遺民樂聞其法
尊雄於一旦從而和之棄世守常義弗顧而為其徒者
靡然傾天下四人乏業胡其盛之如是耶豈佛氏之法
為能本生民甚惡欲之情而導之耶不然何以能鼓動

羣俗之心如趨號令之齊一也夫生民之情大矣聖人
知其不可充也為之著禮明義以節養之使不流窘安
其分盡其常以生死焉而不及他道者三代之民也今
佛氏之法後三代而作極其說於聖人之外因民所惡
欲而論以生死禍福之事謂人享於其身者皆由死生
往復而取之方於植物者根乎善善以之而生於今種
夫惡惡以之而出於後其為貴為富為壽為康寧皆根
夫善者也而統謂之福為賤為貧為疾為夭皆種夫惡
者也而統謂之禍福禍之報不移也世聞其說甚懼謂
死且復生則孰不欲其富貴康壽而惡其貧賤疾夭雖

君子小人一其情也。然何如即可以違所惡而獲所欲。曰：非去而為佛之徒，讀佛之書，則不可。人所以悅其法而歸其門者，為能得已惡欲之心乎？佛亦安能強使人附之哉？如死生禍福之說，使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亦嘗言之，亦必從此六聖人而求之。如其聖人所不及，惟佛氏明言之，則人焉得不從佛氏而求之也？予謂世有佛氏以來，人不待禮義而然後入於善者亦多矣。佛氏其亦善導於人者矣。嗚呼！禮義則不競，宜吾民之皆奉於佛也。宜其佛之獨盛於時也。佛日益盛，徒日益繁，則當有異行之士，奮臂而出，力樹塔廟，以廣弼其法之興，就

其實而言之，則隆塔廟誠佛事之末，苟以時觀之，能恢

赫顯灼，使人見一本之起，恭生信，則無如塔廟助佛之

大。故雖窮遠僻阻，川塗所出，必有佛之塔廟，以瞻嚮於

俗也。矧中州近地之衝會乎？然而佛塔與廟抑有其說

中藏像事而旁棲徒眾者，實為廟。惟佛塔之設，當必親

得佛所遺爪髮齒骨一種，或積精力所成，如珠璣類者，

釋氏皆所謂舍利者也。然後函以金石窆音窆地而藏

焉。因起浮屠於上以表識之，是曰佛塔耳。諸所立者，靡

不然而蔡州開元佛寺，其踰甃成七級浮屠者，是謂葬

佛頂骨舍利焉。其始自雍熙四年，故相太子太師召公

爲郡日其佛骨自京師降呂公尋之去郡以屬僧志者
俾後興塔於寺以葬奉之後志方肇心會卒曰僧榮者
復上承之自是迄大中祥符初榮始再議所舉得喬張
二豪吏歸入資用僅獲就事於時浮屠纔基一級而已
榮終度力難以竟卽又罷去於是州耆釋叟惜其跡已
植而止相與謀其可以終事於塔者後得從寺僧海微而請
之微一本無而請之微四字起應請實堪其任今塔之所以獲立
自海微力塔旣立未致備飾而微沒時天禧二年也付
其事於門人永昌纂之永昌紹成師志罔有暫懈悉心
募力未幾而闕飾云具其範鐵塗銀頽然而擢立其端

者是曰相輪其棟石甍瓦翼然而周蔽其址者是曰散
水計二事役費於浮屠亦三之一焉也皆永之爲也永其
可謂善繼師之勤矣較三四釋之功是則肇於志而基
於榮克成於微而大備於永雖經始營爲殊先後鉅細
其因作之跡則皆有力於塔者其所謂異行之士歟塔
始於大中祥符初訖於天聖之六年出入二十年之際
厥有成績其糜用財力積劇亦至矣永師列其本末來
請得以著成於記

養正堂記

韓君堯言登進士第九年始再任爲泗州錄事參軍到

官之五月以廨舍蹙狹由視事廳一本有達乎寢他無

晏休之地附廳西北隅先有屋數楹已故敗就摧因令

堂而新之以備其所為宴休者於時河南穆脩訪君淮

上目其始立君曰為我命以名而記之即從而言曰堯言

少年以文詞上第其視富貴為朝夕事今十年間乃猶

盤回劾州縣職屑屑以斗石祿為急著公衫把手板旅

進退郡庭下瞻望上官顏色非為計之得矣不獨如是

復為讒狡小輩之徒起謗議其間誼譎譎不已所以古人憤

悒脫冠委印綬不顧而去蓋此也堯言曾不以是動其

心汨汨隨波隨上下無所可否獨何歟將有其說人抱蓄

才識凡得以施用者不有高位當遇知己去是則才之

與識或不可使以外發發輒受攻於物知乎此者近易

之蒙蒙以養正之謂焉非變通之才孰取之今堯言居

是職其有以幾乎予與堯言交舊而復同年登科不謂

不知其平昔雄逸豪偉真無顧避座有論說不輕以氣

語低人至是乃能刃鋒稜藏戢崖岸約束若纖謹男子

為者終日挈挈守其曹事不少為俛眉動容起倦怠意

真可尚也堯言既為斯堂將施名而屬予予悅堯言所

守從而得堂之名即其堂曰養正既命之沿其名以為

記

亳州法相禪院鐘記

古之爲鐘其用大矣樂記稱黃鐘大呂又春秋傳稱師有鐘鼓曰伐則是鐘爲樂之備又爲征伐之具其用之大樂可以調陰陽感人神導天地之和用之軍旅可以讐不軌懼不廷振邦國之威考是一二者則鐘爲禮樂征伐之器久矣三代之際以及秦漢皆不變其用今是鐘也專爲釋氏之器亦從可知也東漢之運將季西域之法聿來流晉宋而益崇涉齊梁而大盛率天下而從其教擬王者而闢其居無王公無士民無高卑貴賤豈不從而信奉之豈不從而依歸之以求其福報乎如是則

盛矣大矣佛之爲法也既與中國聖人之道並行於時則所謂禮樂征伐之器者安得不入於佛之宮哉佛之宮其徒羣棲而旅集多者數百人而居之其朋旣繁不常厥處將齊彼衆非言得通則必聲物以齊之求物聲宏達而及遠者莫踰於鐘是茲鐘爲佛宮之用其在茲乎亳州法相禪院有主院僧海宣者謹行之僧能勤以募衆崇揭土木門堂殿廡總百餘間多宣師所葺也聚徒僉僉資膳悉備警旦暮者其闕唯鐘州人時氏豐財好佛之士也一日詣宣而謀曰一鐘之費其用幾何願輸其資獨營斯善師卽計其用度告之遂以銅若干斤

師復謂曰鐘之成也匪高弗居則並請為居鐘之樓以
此土不產美材因命僧海真南抵於舒鞭其材木匠為
成器而離之自舒及譙使以舟力雖皆出時氏然能減
費便事者蓋二師心計運度之謀也天聖元年春始召
鐘人興其鼓鑄液波金錫一冶而成鐘事既立樓材亦
至建於殿南東偏居鐘於上層甍翬飛雙鸞鯨震嶷嶷
崇構上凌烟空琅琅洪音遠落霄外於以壯觀精宇于
以號令羣緇且叩焉使知其所以息晦明風雨不迷厥
時據釋氏言鐘之聲扣之可以上極天界下洞幽泉導
死者冥昧之魂出地獄沉淪之苦故死者之家嘗賂金

帛衣物求擊其響若如其說則非獨用之節昏晚戒食
寢而已又復能售極苦之資助釋氏之費焉鐘不可闕
於佛宮一本有亦字明矣

靜勝亭記

州郡有兵馬監押職設今代專督州中姦爭火盜泊軍
籍庫兵商征酒榷之事則皆與守同管署自政賦財幣
刑罰獄訟之煩則一不闕本有及其職位優其務守簡
蓋士之階武而升者非歷勞久十餘年不被茲命凡尸
之者能持謹常不失局事鉅細不闕筆不闕筆可不闕否歸之州足
為稱任雖才且無所施顧或每每好用自擾以招權樹

威而病其職者多矣。潁川陳君永錫始以公侯裔，縻迹落武，一再遷爲右侍禁。蓋漢之郎將類也。來監蔡之郡，戎爲人力，文服古而雅任闊達，樂所守無事。唯比旦一過廳，還則擁書自娛。常言吾職甚逸，吾性加疎，思得灑然空曠一宇爲寄適之地。盡糞除耳目俗譁而休吾心焉。廨中舊有亭，其制卑而仄，爲之易去。故材俾豐宏之，前數十步閒夾樹，畹蔬谿果，外先峙射堦，堦豈清趣中宜有哉。然於亭遠甚，不大與亭害，故亦不廢。姑存之，亭成，陳君謀予以名，予請以靜勝命亭。陳君之飾是亭，豈於靜者耶。夫靜之闔，仁人之所以居心焉。在心而靜，則

可以勝視聽思慮之邪。邪斯勝心，乃誠心。誠性明而君子之道畢矣。惟陳君能有是道，故名是亭。人苟不果其道，名無益也。是無實而守空器也。不與夫盜名而居者比歟。後之縻斯職，據斯亭者，亦復能悅靜而思勝乎。苟能善矣，無爲自擾而病其職，以守亭之名爲亭之媿也。

明因院羅漢像新殿記

距常熟縣治之東南，越三十里，有浮屠居曰明因。本淳化中之錫名也。浮屠師業者，紹居之，能勤飭其軀，靡懈以哀力于民之里。召塑工爲五百像，釋謂之羅漢者，加新其殿，構而納之。辛亥歲夏五月告畢工，師求記之以

文予儒者稱浮屠之法懼非所能請以目所常覩浮屠者並緣土木佛事終依之爲姦以幸其身而敗汚其類者言之亦足以昭師之善矣予行天下往見山墟林野間有級輒以爲佛塔者其址之豐若將爲百尋之高或不數尋而罷有植木以爲佛廟者其基之博若將爲百楹之廣或不數楹而止其委斃餘材猶棄積於下訪之其側則曰始佛之徒也將欲有爲於是張其勢甚盛若其行甚篤至能黜衣退食盡用於佛初人大爲傾信而悅助之貨斯萃欲斯至自是每十其獲不一入於佛常私其九以自取人復覺之信遂以衰以故卒無有立而亡去之予謂此無他也由始信而終欺也宜其無成効焉凡倡事之道已必先信猶懼人之莫應矧已爲不信而欲人之應世未之聞又獨釋氏哉今師營是像作是殿必有得於信之術矣不然何能遽有就之如是也嘗聞東南人尤嗜於佛至有傾資舉產以爲奉而無愛者師而後能益謹其術而待之庸知里人之有力焉不盡爲師之奉也

墓誌

東海徐君墓誌銘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二日得友張生道卿所錄

父事拜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來請曰孝山未
卽殞生尙惟喪事不可緩將卜葬以某日期日且迫敢
述其實託銘於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窆予旣受
而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其禮矣比今貴家富
族將葬其先必惑葬師說拘以歲月畏忌大至違禮過
時久而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正合士禮踰月
之制此獨可尙又安得拒請而勿銘也按君諱文質字
處中其先祖父嘗寓籍并土之文水逮君之考猶爲晉
人考生未亂而孤見教育於季父氏旣而復會朝廷以
兵取太原旣平大徙并民入處之京輔考於是與時其族

來京師遂家焉自是得游太學爲生徒治春秋經傳前
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祿而終考始娶潁川陳氏女亡再
娶清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人次子曰文蔚少卒
獨君爲前室陳氏所生二女子今皆適京師良族由君
而下始爲京師里人凡并人其俗剛厚而儉嗇能自節
損以立衣食諸來徙之戶初雖貧劇者居久而家爲富
室矧其宿有齋者蓋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殖其家考之
歿貽其規法於君君於此益爲之善守者也君常念陳
氏早世又傷父之不逮故事後親彌盡其力無何數年
張氏又終初君亦嘗授經於儒官馬龜符有慕仕進心

至悼親之繼喪顧門中時無強子弟可任懼覆先人遺業則為不肖子因刻力事生於家非時節慶弔大事不出門如此者蓋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疾醫累月弗愈以是年七月十七日卒於居君凡四娶室輒先喪有四男五女初室李氏無子長子孝山出次室季氏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有諸弟妹合族謀葬得其年八月二十一日藏君於東京之祥符縣開封鄉西韓村先墓之次以次室季氏為合初李氏次苗氏李氏三室皆同穴而異棺斯實禮也銘曰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有數無越厥期末代不然惑

案上文次室季氏俄本注本均作李疑刻本非誤

於葬師陰陽拘忌率嘗過時其孰警此伊徐氏子以時而葬順禮之軌既合既祔有銘有記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祭文

祭第二子文

日月阿爹以果子飲食弄具祭於第二男道子之靈嗚呼汝生而慧疑體質粹奇舉家愛憐保養甚厚始及三歲則微有知見書見詩能舉能視吾與汝母其喜可勝謂汝他日必大吾門如何不永四歲而夭嗚呼哀哉汝歿之辰我客京師家避吾驚不以時告我之既還聞於

中途延道哀號知無及矣。但與家族僕相持殞絕。嗚呼！生人之理，有幸不幸，惟彼頑塞，輒踐遐年。念汝豐完，反成殤子。嗟乎！天道既使之育，又則育而不長，孰使勿生，免此大痛。嗚呼！汝舍我去，無期復還。我思汝悲，何時而已。汝王父王妣旅櫬未葬，俟畢先壟，以歸汝骨。草瘞郊次，祖母附附近。此魂有依，無至驚怖。父臨祭汝，汝其饗之。號訣終天，相期泉壤尚饗。

河南穆公集遺事卷第三終

東陵方功惠重校刊

河南穆公集遺事

哀穆先生文

蘇舜欽

嗚呼！穆長伯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於淮西道中。友人蘇叔才子美，悼之，遣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予又次其二。二行以鑑于世，為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條，幼嗜書，不事章句，必求道本原，皆記生士徒無意處，熟習評論之性。剛介，喜于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少合。願交者多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古今皆可錄。然好詆卿弼，斥言時病，謹細。後生畏聞之，又獨為古文，其語深峭宏大，羞為禮部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泰州司法參軍，牧守

稱其才貳郡者惡之又嘗以言忤貳郡者會守病貳郡貳郡者私黠吏使誣告先生賂其獄聚左證後召先生使衆參考之由是貶池州中道竄詣闕下叩登聞鼓稱冤會貳郡者死復受譴於朝後累思得爲蔡州參軍先生自廢來讀書益勤爲文章去一根抵於道然恥以文干有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亳亳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使以騎召先生作記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金遺之曰枉先生之願以此爲壽又使周旋者曰士所以遺者乞載名於石圖不朽耳旣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促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人曰寧區區餓口爲旅

人終不爲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爲學官

者恥詣謁之遂不得嘗客京師南河邸中往往醉暮歸

邊地邊地如不省持者夜半邸人猶聞其吟誦喟歎聲因隙

窺之則張燈危坐苦讀執卷常至曙用是貸其資母喪

徒跣自負櫬成葬日誦孝經喪記未嘗觀佛書飯浮屠

氏也識者哀憐之或厚遺則必爲盜取去不然且病或

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貨之售者甚少踰年積得百

緡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道遇病氣結塞胸中不下遂卒

吁噫天之厭文久矣先生竟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顧其

道宜不容于今世然由賦數踣隻常罹兵賊惡少輩所

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孀且幼遺文散墜不收伯
長之道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堅自解以書走上黨遺
予欲訪其文俾予集敘之去年赴舉京師歷問人終不
復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尚書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墓
誌蔡州塔記皆平昔所為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蔡近
以書狀往其家且求其所著文字未至間作文哀之道
不勝於命命不會於時吁嗟先生竟胡為

蘇才翁子美悲二子聯句
穆脩伯長
凌孟陽伯

蘇舜欽

有客自遠方來以二子說穆子疾病初家事鉅細缺隣
人苦其求才翁醫師久已決案盃小大空布被旁午裂

餘喘尚能鼓子美老憤知已結目淒望半泓髭斷反蝟

茁憂酸繫餘生才翁嗥嗥留永訣語妻後日計書策未

可徹教子立世資子美圓曲勿自悅吾屬何流離眾人

方草竊凌子久道路才翁十口着羈縲拾稻重江間正

值大饑節既無裹飯交子美疾走繼粗糲又無執漿人

及時沃枯渴惜哉損天命才翁痛焉在親經帝胡生爾

身世復稱爾傑胸伏氣萬丈子美腸貯怨百折艱難泊

風波憔悴墮霜雪久僕勤龍鍾才翁弱女癡蹙蹙文隨

寒餓空道與烟焰滅魂兮竟何歸子美去矣不得別長

府豈無財莫濟醫藥切太倉豈無粟才翁莫解腹腸熱

天子聖在上海內清欲徹伊人胡不官子美既死安得

活朝青與暮紫神喜天不軌高車與怒馬才翁門滿道

不絕之子苟間廁斯民乃貪饗高亢世弗親子美方嚴

鬼所掣敢言才足珍寧免否來齧思潛淚輒抽才翁慘

舊面成耄舉目此牢落側身今鄙媒箴言耳空虛子美

險論口吮臬作詩告石梁聊以慰寒骨才翁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後居蔡州師事陳圖南而傳其學

修少豪放性偏少合補多遊京洛間人嘗書其詩句于禁

中壁間真廟見之深加歎賞問侍臣曰此為誰詩或以

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是公卿何以不荐丁晉公在側曰

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蓋伯長與晉公有布衣

舊晉公頃赴夔漕伯長猶未仕相遇漢上晉公意欲伯

長先致禮伯長竟不一揖而去晉公啣之由是短于上

前後晉公貶朱崖徙道州伯長有詩云却訝有虞刑政

失四凶何事不量移可見其不相善也伯長祥符二年

梁固榜登進士第調海州理掾以忤通判遂為摺拾由

是削籍隸池州其集中有秋浦會遇詩自敘甚詳後遇

赦敘穎川文學參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參軍老益貧家

有唐本韓柳集乃丐於所親厚者得金募工鏤板印數

百集携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伯長坐其旁有儒生

每條第一行頂格次行低一格

數輩至其肆輒取閱伯長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為贈自是經年不售時學者方

從事聲律未知為古文伯長首為之倡其後尹源子漸洙

師魯兄弟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云辨惑

陳搏好讀易以數學授穆脩伯長脩授李之才挺之之

才授康節先生邵雍堯夫辨惑

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倜儻不羣師事伯長伯長性嚴

急稍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左右承順如事父兄畧無

倦意辨惑

富韓公初游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

之才當以大科名也公果禮部試下繼以賢良方正登

第聞見錄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為之唱尹洙師魯兄

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早工偶儷之文故試於國學南

省皆為天下第一既擢科甲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

退之文學之公之自敘云爾聞見錄

歐陽文忠公作蘇子美文集序云天聖間予舉進士于

有司其時學者務為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誇

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詞詩

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

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爰由其風漸息而學者稍進於古焉。

予識浮屠秘演三十年初見時多與穆伯長游伯長剛

峻人罕能與之合獨喜演演善詩復辨博好論天下事

自謂浮圖其學而儒其心若當世有勢力者冠衣而振

起之必卓卓取奇節今老且窮其為佛縛詎得已耶伯

長小州參軍已死演老浮圖固其分也師魯文

歐陽文忠公論尹師魯墓誌云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

前穆脩鄭條輩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

明道先生作邵康節墓誌云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

可見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其餘門

人各以己之所宜者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

戶則眾矣况後此千有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所從

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

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

事槩可見矣呂氏家塾

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搏以太極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

傳周茂叔朱晦庵記

河南先生師魯古文學於穆伯長伯長有文十餘篇行

於世韓柳之文因伯長而後行國初知者有柳開言行錄

尹師魯傳文章自唐末五代氣格卑弱至本朝柳開始
為學古如學天聖初洙與穆修大振起之

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寢以大做本朝柳公仲
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修
參軍伯長矯時所尙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
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氣一變使我宋之文章
踰唐漢而躡三代云

唐正元元和間韓退之主盟於文而風雅最盛寢及五
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揮髦俊率從焉仲塗
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

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詞鏤意以髣髴未暇及古也
其甚者專自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用於廢而
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與穆伯
長游力為古文學士林始聳慕焉復得歐陽永叔從而振
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是大有功於道也范仲淹撰尹師

魯文集序

邵堯夫先生受學於李挺之之才之才受學於穆伯長
穆伯長受學於陳搏希夷其所傳先天之學具見於易
圖皇極經世書故程伯淳作堯夫墓誌云推其源流遠
有端緒呂氏家塾

祖無擇字擇之蔡州人少從穆伯長為古文後登甲科
聞見錄

此不知為文已獨為之是儒之特立者也吾見三人矣董生當秦滅學之後明孔氏之
術道曾子之言其文甚近古也雖同時若嚴助枚舉謂應義理子長相如博辨無
極亦自為其文而已未始識董生之用心由東京以後歷魏晉五代而文益衰至唐呂蔡公
始分學孔氏貴王賤霸大慶而古李翱皇甫湜從而和之然其後以無傳者唐哀更五季
其弊尤甚至我朝乃或推孫丁揚劉為文詞之雄是時穆參軍伯長獨不以為然
實始為古文在尹師魯薛季長歐陽文忠自亦以未學為益以光大非止求夫文之近於
而已蓋吳詒改闕則必以聖人為師不專任流則必以經旨為歸學均為以一變至通
溯其承傳蓋有端緒也銀閣閣書集而有力亦惡嘗評穆參軍之後志以為不在董生
呂蔡公之下永州州學教授宜春臨陽橋得參軍之文于其從孫化州使君淮俾零
陵柳直進士張汝倫授之不鄙謂余思可似歲月澤惟會友輔仁之義有不博而詳者
輒書其後大不自量馮煦丁未孟秋既望衡陽假守臨江劉清之謹題

喬印白文

錢遵王家藏照宗抄本

穆參軍遺事終

東陵方功惠重校刊

程子